



2023年10月21日  
星期六  
新闻热线: 38166899  
眉山网: http://www.mshw.net



(第16期)

主编 向哲 编辑 万君  
主美 李燕 校对 杜沁莲

泥鸿爪

## 东坡载酒亭的前世今生

□四川乐山 唐长寿

乐山纪念苏东坡的建筑中,年代最早的是凌云山上的载酒亭。南宋淳熙四年(1177年)范成大游凌云山,在《吴船录》中记道:“东坡诗:但愿身为汉嘉守,载酒时作凌云游。”后人取其语,作载酒亭于山上。”首次提到凌云山上有载酒亭。稍后,南宋王象之在《舆地纪胜·嘉定府》中有类似记载:“载酒堂,在大佛寺山上,取坡诗载酒凌云之义。”显然是据《吴船录》而来,只是称“堂”不称“亭”。其建筑形制如何,在凌云山上的具体位置等,两位先生皆语焉不详。

明代,提到载酒亭的文献极少,如万历《嘉定府志》记载了凌云山上的近何亭、竞秀亭、清音亭乃至洗墨池,就是没有载酒亭。以嘉州人对苏东坡的感情,似不可理解。好在明人何宇度在《益部谈资》中留下了这样一笔:“凌云寺左有苏长公墨池、著书堂。”当时还没有东坡读书楼,这著书堂是否就是载酒亭?限于资料,难以定论。

到清代,有关载酒亭的记载均见于乾隆、嘉庆年间的文献中。李调元《凌云山诗钞序》中载:“遍游凌云及乌尤、大佛、载酒楼诸胜。”文中的载酒楼应是载酒亭。嘉庆《乐山县志·古迹》载:“载酒亭,在凌云山。”可知嘉庆年间,载酒亭是存在的。

至于那时载酒亭(亭)的具体位置,民国《乐山县志》指其在“凌云寺前”,同时又接着说“明州守郭卫宸刻‘苏东坡载酒时游处’八字于岩上”。这里的关键是对“寺前”的理解,明《嘉定府志》记凌云寺各景点位置时说:“循石磴而上,有雨花台,有兜率宫。山门曲折,为殿三层。”文中的“山门”就是指挂着“凌云禅院”(今人改为“乐山大佛”)匾和“大江东去,佛法西来”联的山门。显然,“寺前”应是凌云寺山门前,如此说不误,载酒亭就应在山门之前了。

嘉庆《凌云山诗钞》上有一幅“凌云九峰图”,图上绘制标注了凌云山上诸多建筑,如大像阁、东坡楼、清音亭、竞秀亭、浮玉亭等,就是没有标注载酒亭。但是,在凌云寺山门前紫云台上面面对雨花台处,却绘制了一座十分显眼的重檐式建筑,该建筑没有标注名称,笔者推测,该建筑就是载酒亭。有意思的是,亭上还画有一根旗杆,或许意指酒家店招,正与“载酒”之义相合。由于它斜对郭卫宸所刻“苏东坡载酒时游处”8字,我们有理由相信,清代在紫云台上重建载酒亭应当具有与郭卫宸题刻相呼应的目的。

到清同治《嘉定府志》的“凌云山图”上,凌云寺山门前已看不到任何建筑了,或许此时,载酒亭又毁了。故100多年后,遍能在《凌云山史略》中说“亭已久废”。

改革开放后修旧起废,凌云山紫云台上重建了载酒亭。新载酒亭匾额及楹联均为嘉州画师李琼久书,楹联上联是:但愿身为汉嘉守;下联为:载酒时作凌云游。依稀再现了当年范成大之意境。

(唐长寿:四川乐山人,中国考古学会会员、中国文物学会会员、四川省李冰研究会副会长。出版专著《乐山崖墓和彭山崖墓》《乐山大佛和大佛文化》《南方丝绸之路乐山行图记》等。在《考古》《敦煌研究》《四川文物》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。)

# 程夫人的天空下(三)

□四川眉山 梭子

6

第一次详细了解程夫人以及她的娘家程家嘴,是读了邵永义写的《故乡的河,母亲的河》。我把标题改成《苏母程夫人》,刊于《百坡》2012年第二期本土作家专号。同年8月的《四川文学》以原标题《故乡的河,母亲的河》刊发了此文。

之后,我开始关注青神的程家嘴,苏东坡诗词里反复念及的瑞草桥。离瑞草桥很近的瑞峰镇刘家场,有苏东坡的老师王方的王家大院。这里是王弗和王闰之生活的地方。这二位女子,先后嫁给了苏轼,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。

“唤鱼联姻”的浪漫之地中岩寺,就在程家嘴的河对面。王方的中岩书院,是借僧道之地,办在中岩的山顶上。我们一年数次地去中岩寺,爬上高高的石梯,穿过三座石峰,坐在朽败的亭子里,假装穿越宋代,在中岩书院读书,让邵永义扮演王方先生讲课。

许多关于青神的知识和民间故事,就这样一串一串地从邵永义飞快的语速里流出来。

也因为邵永义,中岩寺,成了我们文化活动的聚点。

“唤鱼联姻”有两个经典版本。一个是宋奔的“宋氏版本”。他从文学的角度进行演绎。当年的宋奔是我们大家的“奔哥”。他呼吁我们,眉山的文化人要自觉成为三苏文化的传播者,以实际行动当好三苏的文化子孙。

邵永义的邵氏版本“唤鱼联姻”,是最受我们欢迎的。他依据中岩寺的历史典故、青神人的生活习惯,讲出来的故事更具可信度。他说,苏东坡先生与青神的文脉、人脉、地脉,具有血浓于水、情如烈火的关系。苏东坡生于四川眉山,成长地以青神为“最”,比如最重要的亲人是青神人(母亲、妻子、第二任妻子),最重要的成长期在青神度过(求学等)。但由于历史原因,论述虽多,史籍零散,文物发掘有待来日。我们只有从东坡先生的诗文中、从历史文献的碎片中、从民间流传的故事中,寻找东坡先生在青神的人生点滴、雪泥鸿爪,同时展现青神这片土地的文脉、民俗、风景和魅力。

每听一次,我都劝他写下来。直到2015年,我以《百坡》编辑的身份,正式地向他约稿:《百坡》本土作家专号,必须给我一篇苏东坡与青神的内容。

他很犹豫,内容太多,字数超过了你规定的3000字,要占《百坡》的版面。

我说你放开写,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。我可以根据内容需要调整版面。

2015年第三期的《百坡》本土作家专号,我把这篇《苏东坡与青神》节选放在头条,并专门写了内容提要。

2015年4月,在青神县委、县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,一本《苏东坡与青神》正式出版了。

作者是邵永义和汪明中。

书的内容分两部分:邵永义写的苏母、汪明中写的苏东坡在青神的民间传说。汪明中是青神县文化馆的老馆长。他参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开展的民间文学普查,搜集整理了当地的民歌、民谣、民间传说,并出书以存。

1988年夏天,我调丹棱文化馆时,这项工作已近尾声。我接手的是一本刚出版的《丹棱县民间文学专集》。

2017年5月,邵永义出版了《苏轼:乡愁与爱情》。徐康写的序。

我说,再接再厉,写一本程夫人哈。邵永义当即答应:好。我心里已经想好了。还没动笔。

我希望青神的作者们,多关注程夫人,关注一下被历史和当代集体忽略的程家。我将在每年的《百坡》本土作家专号上,为青神留足版面。

2018年7月,我退休了。在退休当天的《百坡》作者座谈会上,我除了感激作者们对我的信任,对《百坡》的支持外,依然念念不忘的是苏母程夫人,应该有一本关于程夫人的书。我特意看了一眼邵永义。

(梭子,本名张蓉,眉山丹棱人。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,有作品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等发表,出版专著《与尔并肩》等5部。《百坡》顾问。)



一代贤母程夫人蜡像。 邵永义 摄

追寻三苏

## 苏轼与广州“自来水”工程

□四川眉山 邵永义

苏轼的一生,遭遇诸多磨难,但建树丰盛。文化成就之外,为官期间,他为百姓做过的好事也数不胜数。与水相关的,广州“自来水”更像“小事”一件,之前在徐州、杭州、颍州、惠州等地主持或参与的水利工程都载入历史,被铭刻千古。2019年底,水利部公布第一批“历史治水名人”,苏轼就与禹、孙叔敖、西门豹、李冰等一起入选12人名单。

1094年6月,宋哲宗即位,新党重新执政,苏轼又一次被贬,被封为宁远军节度副使,但不参与实际事务,安置在广东惠州。

广州知州王敏仲是东坡志同道合的朋友,两人都把为民谋利作为为官的操守。东坡建议王敏仲也像自己在杭州那样建一所医院,筹资置一份固定产业,用每年的收入用做医院的经费,使之运转不衰,以便解决流动人口多、疾病流行的严重问题。苏轼在给王敏仲的信中,详细介绍了用竹筒引水的技术和方法:

罗浮山道士邓守安,字道立。山野拙讷,然道行过人,广、惠间敬爱之,好为勤身济物之事。尝与某言,广州一城人,好饮咸苦水,春夏疾疫时,所损多矣。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玉山井水,贫下何由得。惟蒲涧山有滴水岩,水所从来高,可引入城,盖二十里以下耳。若于岩下作大石槽,以五管大竹续处,以麻绳,漆涂之,随地高下,直入城中。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,又以五管分引,散流城中,为小石槽以便汲者。不过用大竹万余竿,及二十里间,用葵茅苫盖,大约不过费数千可成。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,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,令岁买大筋竹万竿,作筏下广州,以备不住抽换。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,可以日掠二百,以备抽换之费。专差兵匠数人,巡觑修葺,则一城贫富同饮甘凉,其利便不在言也。自有广州以来,以此以为患,若人户知有此作,其欣愿可知。喜舍之心,料非复塔庙之比矣。然非道士至诚不欺,精力勤干,不能成也。敏仲见访及物之事,敢以此献,直望仙尔,世间贪爱无丝毫也,可以无疑。从来帅漕诸公,亦多请与语。某喜公济物之意,故详以告,可否更在熟筹,慎勿令人知出于不肖也。

(《与王敏仲》之三)

那时的苏轼,已经接近60高龄,被外放远地,生活困苦,但他仍心忧百姓。那时的岭南,还属于“瘴疠之地”。据史料记载,宋代以后,广州城内的古井多为权势者霸占,平民百姓只好饮用受海潮影响的江水,因此常发生瘟疫。“一城人好饮咸苦水,春夏疾疫时,所损多矣。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玉山井水,贫下何由得。”

苏轼的朋友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告诉他,可以考虑将离广州20里的蒲涧山滴水岩上的水引入城中。1096年,苏轼给朋友、时任广州太守的王敏仲写信,积极为治瘟疫献计献策,并建议其为广州城百姓引入山泉水。

按照苏轼的建议:可先在岩下挖一大石槽蓄水,再将石槽中的水用五根大竹管作为管道引出。竹管连接处缠以麻绳,涂上漆,顺水势地形直引入城中。然后在城中也设置一个大石槽,做存水之用。再用五口竹管将泉水分引至城中各处小石槽,供百姓汲取。

作为一项“自来水”工程,苏轼不光提出了引水建议,而且就引水管网所需成本进行了测算:“不过用大竹万余竿,及二十里间,用葵茅苫盖,大约不过费数千可成。”

为了进一步消化引水成本,并为以后的管网维护提供长久支持,他还建议:在循州购置良田放租,然后用所得租金,购买竹管,以备更换。同时再在广州城中置一些房屋用来出租,租金可用作竹管更换的费用。另外建议,专设兵匠数人,定时沿线巡查、维修。并着力推荐罗浮山道士作为项目主管。

王太守不负厚望,很快将工程完成,这项工程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“自来水”工程。工程完工后,苏轼又想到了另外的问题——平时的“管网检测”:毕竟二十多里长的管道,还有经年累月的使用,难免会发生堵塞:

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。每竿上,须钻一小眼,如绿豆大,以小竹针穿之,以验通塞。道远,日久,无不塞之理。若无以验之,则一竿之塞,辄累百竿矣。仍愿公画少钱,令岁入五十余竿竹,不住抽换,永不废。借言,必不诬也。

(《与王敏仲》之六)

给每根竹管上钻一个绿豆大的小孔,用竹针塞住。如拔掉各节小孔的小竹针,哪处小孔不出水,便可判断是哪一节竹管堵住,更换那根竹管就行了。为此,他建议可多购买一些竹管,以备替换。

整个供水过程,从项目策划、工程建设、日常维护到检修,苏轼都想到了,而且对成本进行了考虑,提出了长久的解决之道。千年之后,今天的供水专业人士,应该也会对东坡先生充满敬意吧。

(邵永义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《唤鱼》《苏母传》(合著)《苏轼:乡愁与爱情》等。)



铁笔

邵永义 摄